

中國崛起之意涵及其區域政治效應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 Rise and Its Influence toward Regional Politics

初國華 *Gwo-hua Chu*

美和技術學院博士教師

Doctor teacher of Meih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張昌吉 *Chun-Chig Chang*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Institute for Labour Resear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冷戰結束後，中國的巨大經濟成長已成為世界的主要強權。中國的經濟、外交與軍事快速成長，中國的區域優勢幾乎反應在所有政策層面。然而，緊鄰崛起中國的臺灣又該如何評估中國崛起，如何回應中國崛起？瞭解國際權力結構並善用形勢應是臺灣的求生之道。不論中國崛起是既成的事實或需解決的問題，中國崛起的論述已在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是影響亞洲以及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與國家，這現象對臺灣既是挑戰也是

ai r i t i
機會，對臺灣未來的影響也將極為深遠。本文擬探討中國崛起的方式與影響為何，以及中國崛起對美國區域霸權的衝擊，而台灣面對此世紀新形勢的因應又該為何，亦即在東亞區域間，中國崛起對相關國家的權力影響與意義為何。

The end of Cold-War as well as the early day of 1990's, China with its huge economic growth have risen as a mainly big power in the region and worldwide scope. China grew speedily in the domain of economy, diplomacy and military that almost appear in all policy area with Chinese regional predominance. However, Taiwan is close to China and how Taiwan assess China rise or how Taiwan respond to the China rise. That must be a way of survival for Taiwan to perceive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s to take advantage from the outside situation. No matter what China rise is a given fact or a problem needed to settle, the discussing of China rise have manifested China as a internationally crucial power and state to influence Asia or the world. That phenomenon is both a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for Taiwan. Moreover, its influence toward Taiwan will last far-reaching as well. This article intend to study how the style or effect of China rise, additionally its impact toward American regional hegemony. Then, how Taiwan deal with this new situation; namely how China rise is relative to power's change in meaning and influence of relative countries in Asian region.

關鍵詞：導彈防禦系統、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社會建構論、觀念

Keywords: BMDS、realism、liberalism、social constructivism、concept

壹、前言

過去幾年間，中國的經濟、外交與軍事影響已快速成長，¹中國的區域優勢幾乎反應在所有政策層面，如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與多邊（multilateral）的事務上。²如今，中國意謂著消費者眾多、遼闊的國家與資源，³且中國于2001年底成為WTO的成員，這將使中國被視為自由貿易體制國家。⁴因此除非有嚴重的意外發生，否則中國將在未來數年間成為世界兩大或三大的經濟體之一。⁵然而，緊鄰崛起中國（China rise）的臺灣又該如何評估中國的崛起，如何回應中國崛起？則瞭解國際權力結構並善用形勢應是臺灣的求生之道。⁶

不論中國崛起是既成的事實或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崛起的論述已在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是影響亞洲以及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與國家。這現象對臺灣既是挑戰但也是機會，對臺灣未來的影響也將極為深遠。⁷因此，本文擬探討中國崛起的方式與影響為何，以及中國崛起對美國區域霸權的衝擊，而台灣面對此世紀新形勢的因應又該為何。亦即，在東亞區域間，中國崛起對相關國家的權力影響與意義為何。

¹ 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1(2006), p.101.

² Robert Sutter, "China Remains Wary of the U.S.-Led World Order," *YaleGlobal*(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876>

³ Nicholas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202.

⁴ Paul Hopper, *Living with Globalization* (New York: Berg Publish, 2006), p.101.

⁵ 蘇帕猜·潘尼奇帕第(Supchai Panitchpakdi)、祈福得(Mark L.Clifford)，江美滿譯，《中國入世：你不知道的風險與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02年），頁16。

⁶ 林濁水，〈兩岸協商背後政治關係的圖形觀〉，《國策研究院》，第164期(1996)，http://www.inpr.org.tw/publish/pdf/151_4.pdf

⁷ 賴怡忠，〈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是問題還是事實〉，《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夏季號（2004），頁3。

貳、中國崛起的區域現象

自 1990 年代初與冷戰結束後，中國在巨大的經濟成長下已成為世界的主要強權（strong power）。今日中國已不同於廿世紀初，政治、經濟衰落並受西方勢力控制的國家。⁸當 2003 年，中國的神州五號升上太空、2008 年的主辦奧運、全球資金湧入中國以及中國向資本主義靠攏等等，廿一世紀初的中國已顯得意興風發。⁹中國在區域間甚至世界範圍內，都已是崛起的強權。基本上，強權的要素包含：人口、疆域、資源秉賦、經濟力、軍事力、政治穩定和國際競爭力等等。¹⁰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束則提供中國一個相對和平與穩定的安全環境。¹¹這些內外有的有利環境與因素，都提供中國崛起的滋生沃土。

中國嶄新的區域態勢反映在所有政策領域，例如政治、經濟、軍事的領域等等。過去幾年來，中國深深的參與東南亞國協（如表一）的區域組織，以及中亞國家的上海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這表明北京正在提高自身的區域形象，這也反映中國政府對軟權力（soft power）外交的重要性已逐漸重視，例如中國的印刷媒體、電視、音樂、食譜與大眾文化的區域散播是前所未有的蓬勃，但中國擴大參與亞洲，最明顯的主要是在經濟領域。¹²

⁸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4), p.5.

⁹ 王昱婷，〈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4)，<http://192.192.58.253/isbn/admin/pdf/93066623.pdf>。

¹⁰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p.5.

¹¹ Robert Sutter, “China Remains Wary of the U.S.-Led World Order,” *YaleGlobal* (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876>

¹² *ibid.*

表一：「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參加的成員表

國家	東協區域論壇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汶萊	★	★	★	★	★	★	
印尼	★	★	★	★	★	★	★
馬來西亞	★	★	★	★	★	★	★
菲律賓	★	★	★	★	★	★	★
新加坡	★	★	★	★	★	★	★
泰國	★	★	★	★	★	★	★
越南	★	★	★	★	★	★	★
美國	★	★	★	★	★	★	★
加拿大	★	★	★	★	★	★	★
日本	★	★	★	★	★	★	★
南韓	★	★	★	★	★	★	★
澳大利亞	★	★	★	★	★	★	★
紐西蘭	★	★	★	★	★	★	★
歐洲聯盟	★	★	★	★	★	★	★
中共	★	★	★	★	★	★	★
俄羅斯	★	★	★	★	★	★	
寮國	★	★	★	★	★	★	
巴布亞紐幾內亞	★	★	★	★	★	★	
高棉		★	★		★	★	
北韓							★
蒙古					★	★	★
印度			★	★	★	★	※
緬甸			★	★	★	★	
總計	18	19	21	21	22	22	※為副會員

資料來源：<http://www.sinica.edu.tw/~iser/publication/paperb23-2.htm>

隨著經濟的強勁成長，中國軍事能力同時獲得改善，逐漸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洋國家。中國建軍思想也從「小米加步槍」走向科技戰爭。太空科技方面的成就也引人注目，不僅發射載人太空船且預備設立太空站。由於軍事力量的提升，美國常批評中國國防預算不斷增長且不夠透明。按照美國的說法，中國官方公布的國防預算如果是 300 億美元，實際上大概只有公布金額的 1/3，¹³北京當然會否認公布的國防預算不實，惟西方關注中國經濟實力不斷擴大，將有更多餘力可投入軍事經費，因而造成區域軍事平衡的改變。實際上，中國自 1990 年代起，即維持可觀的國防支出，據調查指出，中國目前的軍費支出甚至僅次於美國，排行世界第 2。¹⁴依中國官方公布的國防支出可發現，近十餘年來的軍費支出，年增率均以超過 2 位數的速度成長（見表二，除中國官方數據外，亦提供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的數據以供參考）。

表二：中國近 10 年國防支出統計表（單位：億人民幣）

年度	中國官方數據	官方數據年增率%	SIPRI 數據
1996	720	13	1,260
1997	812	13	1,310
1998	934	15	1,490
1999	1,076	15	1,650
2000	1,207	12	1,820

¹³ “How Large is China’s Defense Budget?” *Mail & Guardian Online*, (2005), http://www.mg.co.za/articlePage.aspx?articleid=254348&area=/breaking_news/breaking_news_international_news/.

¹⁴ “World Wide Military Expenditures.” *Global Security*(2008),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spending.htm>

2001	1,442	19	2,160
2002	1,707	18	2,530
2003	1,907	12	2,830
2004	2,200	12	3,240
2005	2,477	13	3,630

資料來源：1996年至2004年：<http://www.stats.gov.cn/tjsj/2005/indexch.htm>；2005年：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770000/newsid_4773300/4773342.stm；SIPRI：
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此外，中國為了提高軍隊戰力，自1980年代後已完成兩次裁軍，先後裁減150萬人。根據中國2004年12月發佈的「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顯示，中國於2003年9月決定，在2005年前將再裁減軍隊員額20萬人，使軍隊總規模保持在230萬人左右，¹⁵若加上武裝警察部隊及預備役部隊，其總兵力仍達320萬，為世界上武裝兵力最多的國家。

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孟儒（Ross Munro）指出，從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國評估自身國家利益而走上亞洲霸權（Asian hegemony）是不可避免的。¹⁶許多國際關係學者認為，中國類似古典型的崛起強權，不滿於當前的權力分配而想改變中國在其間的地位。¹⁷因此，中國的崛起將威脅區域間的層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或權力平衡。中國表示，它將不是要以威脅的方式崛起。¹⁸大陸學者也指出，中國的崛起，將使大多

¹⁵ 〈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網》，2004年12月27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4-12/27/content_2384551.htm

¹⁶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53.

¹⁷ Jonathan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a," *RAND Report*,
http://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137/CF137.intro.pdf

¹⁸ Stephen Bosworth, "U.S.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Asia," *Pacific Forum CSIS*, Honolulu, Hawaii(2006),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pac0644.pdf>

數周邊國家分沾利益，並未感到威脅，唯獨美、日、台灣考慮到亞太區域的既得利益以及東北亞的安全而產生疑懼。美國因擔心中國崛起，將衝擊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與結構並影響自身在亞太地區的利益。¹⁹

其實，中國內部對於「中國崛起」的文字敘述仍有爭議，許多人反對使用「崛起」的字眼，因為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程，曾遭遇許多經濟與社會的問題，這使中國難以崛起也將不崛起。反對者覺得，談崛起還言之過早，那對中國的社會與經濟轉變是太樂觀了。另外有些人，反對崛起的用詞是因崛起意味在亞洲有可能出現新的權力中心。美國學者指出，雖然中國已在區域間崛起，但若說亞洲將變成以中國為中心的領導體系，則是言之過早也非事實。在區域間，中國與美國、日本、東協，將來也可能加上印度，在分享權力舞臺，而美國仍是區域間最有權力的角色。²⁰

參、和平崛起的策略轉折

過去廿年來，在國際間隨著經濟力、軍事力與政治力的快速成長，中國崛起已是事實，但中國如何崛起以及中國的對外政策如何仍不明朗。在國際政治中，一個強權如何崛起將比崛起的結果更重要。強權崛起的速度、意識型態以及對國際權力平衡的影響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懷疑、警惕、嫉妒與恐懼，以及製造其他的不愉快反應，例如十九世紀的德國與廿

¹⁹ 洪兵，《剖析美國利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頁 171-179；陳舟，〈美國的防務政策調整將充分體現亞洲的優先地位〉，收錄於陳舟編，《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東亞：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專家訪談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頁 56-66。趙國材，〈十七大前後中共外交之總體形勢評估〉，《東亞研究》，第 38 卷第 1 期(2007)，頁 219。

²⁰ Robert Sutter, "China Remains Wary of the U.S.-Led World Order," *YaleGlobal*(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876>

世紀初的日本都對既存的權力結構造成深刻影響。²¹胡錦濤上臺後，提出「和平崛起」作為中國國家發展的戰略與治國理念。²²2003 年 12 月，中共總理溫家寶首先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中國領導者指出，中國崛起要避免導致惡性競爭，如威瑪德國、日本帝國與冷戰的蘇聯等。²³中國有許多潛在力量可以改變現狀（status quo）而引起不安，例中國的大量人口、低廉工資、經濟快速成長、環境破壞、中共一黨獨裁、排他的民族主義以及與美國的對峙與競爭等等，但北京的智庫（think tank）指出，中國崛起不會顛覆現存秩序，中國將嘗試以有利於鄰邦的方式崛起，亦即中國將追求和平崛起的過程，且和平崛起的概念似乎將成為中國大陸的長期策略與目標。²⁴基本上，對區域強權的中國而言何以從「中國崛起」轉為「和平崛起」論述，「中國威脅論」扮演重要角色。

1992 年 9 月，美國海軍上將拉森（Derwelt Lassen），在夏威夷就亞洲安全發表談話，首先提出「中國威脅論」，南海為亞洲下一個戰爭熱點。此論點在國際社會激起極大反響，主要是因：（一）西方國家對中共發展國防力量欲取代美、蘇退出亞太地區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心存芥蒂；（二）中共近年來致力經濟改革，人民生活改善，國際競爭力增強；加之以經濟改革獲致的成就挹注國防經費，改良武器和國防工業，使西方及周邊國家感到不安；（三）中共改變防禦戰略，積極地研發新一代艦艇、航母、戰機、擴建軍港，強烈宣示對南海主權的強硬立場，使南海周邊國家感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²⁵在學術界，「中國威脅論」是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專案主任孟儒於 1992 年秋，在美國極端保守的傳統基金會的刊物《政

²¹ Yoichi Funabashi, "China's Peaceful Ascendancy," *YaleGlobal*(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3061>

²² 陳毓鈞，〈中國與和平崛起〉，《中國時報》，2004 年 9 月 10 日，版 3。

²³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YaleGlobal*(2004),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4118&page=2>

²⁴ Yoichi Funabashi, "China's Peaceful Ascendancy," *YaleGlobal*(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3061>

²⁵ 文馨，〈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8 期(1995)，頁 67。

策評論》(Policy Review)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所引起的。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研究員西格(Gerald Segal)也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國和日本的衝突?》，當時在新加坡任教的英國學者羅伊(Denny Roy)則發表《中國經濟增長對亞太安全的後果》作為回應。1997年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美之前，孟儒(Ross Munro)則把中國威脅論作了總結出版《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使中國威脅論再次引起世人注目。²⁶

中國威脅論將會刺激亞太地區的軍備競賽，以及鼓勵亞太國家牽制中共，迫使東亞國家依賴美國以抗衡中共，這對中共與周邊國家的發展及經濟關係將會產生不利影響，也增加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困難程度。²⁷相對地，對引起各國憂慮的中國威脅論，中共的喉舌包含「人民日報」、「新華社」，甚至中共領導人江澤民、遲浩田等都曾表態駁斥與否認，且為求降低周邊國家的敵意與疑慮，中共更派出代表穿梭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協，重申「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外交原則，以表達「不稱霸、不以武力解決外交問題」的立場。²⁸其次，1996年中國成立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這是中國以多邊外交的實際行動來反制中國威脅論，並證明中國扮演建設性角色以維區域間的穩定與和平。²⁹

「和平崛起」是北京試圖管理中國崛起過程以避免衝突或阻撓中國順利崛起，這概念是北京回答「中國威脅論」的內容，且為未來中國在區域間以及在世界層面的地位作定位。³⁰然而，回歸到和平崛起論的提出，相

²⁶ 陳岳，〈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一種層次分析法的解讀〉，《外交評論》，第3期(2005)，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108

²⁷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4), p.5.

²⁸ 文馨，前引文，頁70。

²⁹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1.

³⁰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YaleGlobal*(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_article?id=4118&page=2

當程度上是針對「中國威脅論」而來的，為消弭國際間對中國逐漸強大的疑慮，所以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不稱霸的和不帶有威脅性的。因此在和平崛起論提出不到半年後，又有「和平發展」這名詞。這個名詞的出現，傳言指出是由於「和平崛起」受到江澤民派系反對的緣故。故而「胡溫」當權派為緩和內部的壓力，遂以「和平發展」代替「和平崛起」，且江系的軍方人員認為「和平崛起」論述不利國防軍力發展；另外，江系學者和老幹部也群起攻訐「和平崛起」，認為其論述有重大缺點，不僅無法駁倒中國威脅論，反而會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更加疑慮。³¹

中共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自 2003 年 11 月、12 月，先後在大陸以及國外提出「和平崛起論」。但是其實「和平崛起」一詞是 2003 年 11 月 3 日，由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的演講中首度提出。「和平崛起」出現的背景與「中國威脅論」有極大關係。近年來，國際間對大陸高速發展的前景出現諸多議論。一派人士認為，中國最後將走向霸權，因此中國威脅論擁有相當多支持者。2002 年的年底，鄭必堅訪問美國時，對當時美國政壇與學界抨擊「中國威脅論」的看法極為不安。鄭必堅回北京後，提出若干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和平崛起」。隨後，在胡錦濤的批示下「和平崛起」的課題與研究正式成立，其核心研究人員有 8 人，研究內涵蓋內政、外交、文化和歷史等方面。一年後，和平崛起理論成行。2003 年 12 月，溫家寶訪美時，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提到「和平崛起」概念。此後幾個月內，胡溫兩人先後數度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要「和平崛起」，其重要意涵包括：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時機，努力發展而壯大自己；中國崛起離不開世界，必須堅持開放政策與世界上一切友好的國家發展經貿往來；中國崛起不會妨礙別人也不會威脅別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也不稱霸。³²

³¹ 汪莉絹，〈胡江權鬥 和平崛起路崎嶇〉，《聯合報》，2004 年 9 月 13 日，版 A13。

³² 〈和平崛起〉，《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21 日，版 6。

「胡溫體制」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並非偶然。依中共黨史規律，掌握意識形態和政策路線解釋權歷來是中共新領導人鞏固地位的首要任務。自胡溫體制確立以來，胡溫兩人即力求擺脫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述。由於意識形態主導權與中共的政策路線和權力鬥爭緊密相連，和平崛起論凌駕三個代表論，意味第四代胡溫體制的接班態勢與權力基礎已確立。此外，雖然江系人員或軍方反對和平崛起的論述，但是胡溫兩人並未完全放棄以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作為執政理念，一旦時機成熟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可作為胡、溫第四代執政路線以及國家發展藍圖的基礎。³³和平崛起表面上是外交方針，實際上卻把內政放在更重要位置。中共認為，臺灣問題既有外交性又有內政性。因此，北京的戰略界對和平崛起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張北京處理台獨問題時，在關鍵時刻要敢於和美國攤牌。某種意義，提出和平崛起是為平衡中國威脅論的聲浪。和平崛起思維的核心立論師承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出發，主張融入經濟全球化，但在人口壓力和工業底子薄弱的現實，中國在崛起過程不會也不能和美國爭霸，³⁴中國的和平崛起牽涉的不只是經濟面加深區域間交流往來，還在如何使中國看待自身國際角色與價值觀，且與中國在亞太區域發展能並行不悖。³⁵

然而，有國際觀察家質疑「和平崛起」的缺點，例如對臺灣議題，該概念有不清楚與潛在矛盾的地方。不過和平崛起對臺灣議題的意涵是把臺灣視為例外。³⁶中共內部的強硬派包括軍方人士也質疑，和平崛起承諾會破壞中國反台獨的正當性，使臺灣正式合法地從中國分離，並使兩岸關係更緊張。因此和平崛起論述是在不安定的時期向臺灣遞送錯誤的訊息。³⁷

³³ 《聯合報》，2004年9月13日，版3。

³⁴ 《中國時報》，2004年6月18日，版3。

³⁵ 賴怡忠，〈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是問題還是事實〉，《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夏季號(2004)，頁3。

³⁶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YaleGlobal*(2004),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4118&page=2>

³⁷ *Ibid.*

對臺灣問題，北京高層體認到此問題的本質是「中美關係」，台獨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威脅不在台獨本身，而在美國對台獨軍事支持的程度與決心。美國介入台海的態度又視中共與美國決裂的決心與大小有關。因此北京高層智囊判斷在相當時間內，北京看不出華府會為臺灣獨立而與北京決裂，除非美國決策層錯估形勢，其結果是大陸挫敗而崛起之路斷絕，但美國也不會全身而退而可能走向衰敗，剩下全新的歐洲時代的開始。另一方面北京認為，臺灣只有在美國支持下才可能完成獨立，如果在美國不支持的情況下臺灣仍要獨立。則北京認為，反制動作將由「戰略對抗」轉為「戰術打擊」，但這並不意味必然會引發戰爭，歷史上仍有採用「非戰、非和」的軍事手段亦能達成階段性的政治目的。³⁸

在目前國際環境下，和平崛起論述有利中國內在穩定與外在發展，即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從事發展，同時以發展維持區域間及世界和平。事實上，「和平崛起」未來將如何演進仍不明朗。如 2004 年 5 月，和平崛起就產生轉變，胡錦濤在海南博鰲論壇年會表達「和平發展」是中國對外的策略，使用發展一詞以減少對立。³⁹又如鄭必堅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時向美國提出「三和」之說，一、中國和平發展；二、中國國內和諧發展；三、海峽兩岸和平解決。⁴⁰ 2003 年「和平崛起」論述出爐後不到半年就逐漸隱晦不提而以「和平發展」取代。兩者字義並無太大區別，不過「和平發展」的較溫和不易引起猜疑。⁴¹ 另外，2005 年 3 月，溫家寶在全國人大、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也首次完整闡述「和平發展」思想。⁴²

³⁸ 《中國時報》，2004 年 6 月 18 日，版 3。

³⁹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⁴⁰ 〈鄭必堅鋪平胡錦濤訪美路〉，《聯合早報》，2006 年 4 月 28 日，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papers/2006/04/others060428i.html>

⁴¹ 《中國時報》，2004 年 12 月 2 日，版 3。

⁴² 〈溫家寶：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華網》，2005 年 3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05/content_2653099.htm

肆、中國崛起與美國的競合關係

袁鵬 (Yuan Peng) 指出，中美間的互動是重要的，其意義是合作將導致雙贏 (win-win) 但對立卻會創造出零和 (zero-sum) 的環境與後果；其次，中美雙方雖尋求共同基礎但同時也保留差異。⁴³過去，中國大陸以驚人速度崛起成為亞洲新強權。中共究竟是美國的敵人？還是朋友？對這問題，美國國內的辯論至今無結果。⁴⁴美國學者海地 (Henry Hyde) 指出如何看待中國不能不把它放進更大的政策框架中，這框架包括與日本、南韓、印度、東南亞、歐盟等諸勢力的關係，所以對待中國也是此種雙邊關係的一部份。⁴⁵

孟儒指出，美國應如何對待中國？答案應把平衡列為首要原則。須達到「目標不連續」或「目標不一致」的平衡，因美國的政策目標常是由一個極端到另一極端，例如人權、貿易糾紛及經濟交流等政策間的擺蕩等。天安門事變時，美國曾將人權列為首要目標，然而太過追求這目標卻可能犧牲其他利益。⁴⁶對美國而言，中國或是一個懷著和平意圖崛起的資本主義巨人或是自蘇聯崩解以來，美國所面臨最強有力與危險的敵人。⁴⁷蘇聯瓦解後，國際觀察者預測中共將是下一個在全球範圍內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有些人認為，「美中」冷戰或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人們該如何預防？⁴⁸由於中國崛起引起美中間複雜與多面關係，以下試從幾個層面加以論述。

⁴³ Peng, Yuan,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 – 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4),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4/11china_peng.aspx

⁴⁴ 高朗，〈美現實主義外交下的兩岸政策〉，《國政評論》，2000年12月18日，
<http://www.npf.org.tw/particle-140-1.html>

⁴⁵ Henry Hyde, "Chinese resurgence," *hearing of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2006),<http://www.ait.org.tw/en/news/currentissues/060510-ChinaResurgence.asptop>

⁴⁶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p.205.

⁴⁷ Jed Babbin and Edward Timperlake, *Showdown: Why China Wants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6), p.19.

⁴⁸ Yoichi Funabashi, "China's Peaceful Ascendancy," *YaleGlobal*, 19 December 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3061>

一、區域霸權的競爭性

在東亞區域，長久以來美國被視為優勢霸權國家，⁴⁹這因美國的存在會成為區域穩定的公共財（public goods）。⁵⁰另外，美國百年來在亞洲所追求的目標即在區域內避免任何單一國家的主宰性。⁵¹因此現實主義（realism）者悲觀地指出，所有的歷史都指證崛起的強權總有麻煩製造者的（troublemakers）傾向，⁵²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指出，廿世紀早期，英國的霸權讓與美國或日本的GDP從1940年代占美國的5%，到1990年代占美國的60%，以上兩個例子都沒有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與權力結構。現實主義者也指出，當中國得到更多權力而美國的地位在腐蝕時，有可能發生兩件事：一是，中國將試圖以漸增的影響力重塑國際系統的制度與規則來服務於中國的利益；其次，國際系統也將開始視中國為安全威脅。這些因素發展的結果將帶來緊張、不信任與衝突而可能導致權力轉移。⁵³華府不可能讓中共有機會成為新的世界霸權（hegemony），美國有它的牌可打，例如，它可暗助日本或扶持印度，這決不會是在東亞間立刻包圍中國，⁵⁴因為這是製造另一次的「新圍堵」，所以美國只能以不公開的方式操作。然而，這些現象與潛在性都仍在發展與演變中。⁵⁵

⁴⁹ 霸權被用來描述具有主導地位的國家通過外交和戰爭手段來控制其他國家的努力。其次，霸權一語也源於葛蘭西(Gramsci)用它來指謂居於支配地位的觀念重要性。請閱 溫都爾卡·庫芭科娃，尼古拉斯·奧魯夫，保羅·科維特 主編，《建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2~13。

⁵⁰ 賴怡忠，〈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是問題還是事實〉，《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夏季號（2004）。

⁵¹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p.5.

⁵²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18.

⁵³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2008), pp.23~37

⁵⁴ Ross Terrill, "The myth of the rise of China," 27 September 2005,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24>

⁵⁵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美國國防部過去幾年來向總統與國會提出的年度報告均將中共列為美國的潛在競爭對手。然而在一二十年內，中共仍不具備與美國在全球各地從事軍事競爭的實力，因此中美雙方的競爭主要集中於東亞地區，有關戰略優勢與領導權的爭奪。⁵⁶在傳統意義上，美國在世界的領導角色與中國的「反霸」目標是相對立的，領導的字眼在中文的語意代表上級與下屬關係的層級秩序，因此中國不可能接受美國的領導。在領導與反霸的過程，不僅是字面上且實質上也反映當今的世界權力與平衡，以及中美兩國長期性的政策目標。⁵⁷然而，也有不同觀點指出，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的將帶來美國「單極霸權」時代的結束，但並不一定就意謂是要以暴力的權力鬥爭來推翻西方體系（system）或秩序，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仍保有優勢，甚至可整合與融入更強大的中國。⁵⁸

回顧美中關係歷史，於 1980 年代關係正常化之後，歷經「天安門事變」、貿易爭端與台灣議題而導致磨擦與衝突。⁵⁹2001 年 1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曾說：中國怨恨美國在亞太的角色，這意味中國並非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勢力，而欲以自身利益改變亞洲均勢。由此可知，中國將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合作者。⁶⁰鄧凱麗（Kerry Dumbaugh）也指出，美國對華政策的「美中三公報」、「台灣關係法」、「對台六大保證」仍存在，但台海間的許多因素都已改變，例如，中國已是崛

⁵⁶ William Cohen.,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1999.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d* (Washington D.C. 1999), <http://www.dtic.mil/execsec/adr1999>.

⁵⁷ Wang Jisi, “China-U.S.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ttp://asiafoundation.org/pdf/chinauscrossroads_aria.pdf, p.2., (2009/5/28)

⁵⁸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⁵⁹ Richard Lebow, “Trans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January 1997, <http://www.informaworld.com/smpp/title~content=t713636712>

⁶⁰ 林正義，〈美國東亞安全政策與預防外交〉，《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3 卷第 1 期(2001)，頁 29~30。

起強權，不像 1970 年代，尼克森訪問時的中國，美國與中國的政經關係也已擴大且多元，當美國計算國家利益時，中國將扮演更複雜的角色與期待。⁶¹美國國防部淨評估室主任馬歇爾（Andrew Marshall）曾當面告知中共將領，在美國眼中，如果一個國家：（1）反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2）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構成威脅；（3）該國是崛起的政治與軍事強國；（4）該國的政治與軍事領導人認為美國是其敵人，那麼美國也將視該國為敵人。⁶²美國國防部於 1998 年指出，中共終極目標要在廿一世紀中期與其他強權國家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並駕齊驅。目前中共並無外來的安全威脅，這給予軍事現代化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其中的區域問題如南海、台灣等等，中共已發展區域性的高科技作戰來因應。中共領導階層了解，經濟是決定未來軍事力量的重要因素，但若將所有資源投入軍事發展恐將重蹈前蘇聯的覆轍，所以短期內，中國不會窮兵黷武。然而在資源不足情況下，仍會發展出控制海上航線、區域兵力投射能力。儘管西方科學家認為中共的軍力發展，距離西方軍事現代化標準尚有不小的差距，但中共軍隊裝備即使再落後，仍對亞洲各國極具威脅。⁶³另一方面，中共認為冷戰時期的霸權是以軍事手段為表現，而後冷戰期的霸權則訴諸文化、經濟與政治手段等的交流以達干涉內政、維護自身霸權地位。雖然國際舊秩序已瓦解，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並未隨之消失，反而以非軍事的形式出現。中共認為美國正以經濟為手段推行後冷戰時期的霸權主義。例如，美國以最惠國待遇對中共的人權問題加以責難，這被中共定義為「干涉他國內政」的霸權行為。⁶⁴又如，中共為確保經濟發展目標得以實現，在和亞洲各國

⁶¹ Kerry Dumbaugh, "Taiwan-U.S. Political Relations: New Strains and Chang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0, 2006, <http://www.ait.org.tw/en/accenter/accrs/focus/200706.htm>, p.1

⁶² 張旭成，〈美中關係惡化的想定〉，《自由時報》，2001 年 3 月 3 日，版 15。

⁶³ 曹永坤，〈兩岸協商談判之研究：從兩階段談判與第三方介入角色探討〉（中正大學碩士論文，2000）。

⁶⁴ 蕭朝琴，〈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10 期（1999），頁 23。

有關的領土爭議，對釣魚台群島、南沙群島等，中共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構想以求同存異，透過廣泛交流與合作以及友好的協商，先從經貿、文化等方面增強關係，以逐步淡化意識形態分歧或社會制度差異所造成的隔離與不信任，來創造和平的環境。⁶⁵

其實，美國的對外政策必須更聚焦於中國崛起的意義與影響。⁶⁶歐巴馬 (Obama) 也曾提議，在推動北京與台北的和平解決歧異時，可與中國共同為經濟與安全目標而奮鬥。⁶⁷周麒 (Zhou Qi) 指出，美國民眾除了極端的保守份子外，大都認為當前美國的對台政策是明智而值得持續。其次從台灣大選後，歐巴馬寫信給馬英九說，我們應維持一中政策、堅持美中三公報以及遵守台灣關係法，後者是美台關係的法律基礎。⁶⁸基於中國對美國在軍事與政治領域的潛在性挑戰，以及未來中國遵行的政策仍不確定，則美國該如何處理？美國要如何行動才能鼓勵中國遵行合作政策 (cooperative policy)，且當中國不遵守合作時，美國又有什麼準備？在某程度上，這兩個目標可能會發生衝突，美國又如何在這之間操作平衡？事實上，交往政策 (engagement) 總是盡可能在不同的政策領域增進與中國的關係，它訴諸漸增的接觸與更密切的關係網絡 (network) 而甚於目標導向。但這些操作會使一些假設具體化，即交往的戰術將達到某個目標。在經濟層面，交往戰術給中國最惠國待遇 (most favored nation, MFN) 使產品與技術輸出減少輸出的控制程序，以及使中國在相關國際經濟組織有相對自由；在政治層面，交往戰術尋求任何爭議盡可能保持在低階 (low a level) 程度，如大規模毀滅武器控制與擴散或其他國際體制的處理。交往

⁶⁵ 同上註，頁 29。

⁶⁶ Jacques deLisle, "China Policy under Obama," *Reuters website*, Oct 30,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politicsNews/idUSTRE49T1D520081030>

⁶⁷ Ralph Jennings, "McCain tilts towards Taiwan, Obama may favor China," *Reuters website*, Oct 30,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politicsNews/idUSTRE49T1D520081030>

⁶⁸ Zhou Qi, "Obama's China Policy: More of the Same?" <http://english.caijing.com.cn/2008-11-05/110026292.html>

似乎有兩個不同假設或關切，一來它關切中國涉入國際系統的結果，其次它假設若中國涉入國際的政經系統將產生社會化（socialize）效果，也使相關成員誘使中國遵守國際規範，而增加與現存體制的利害關係結合。因此，當中國愈整合入國際系統，則中國愈不會使用武力，因這也會威脅中國的利益。柯林頓於 1997 年指出，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是「將中國帶進國際的大家庭」。其次，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亦要求中國經濟要與外在世界作更深連結，貝克說國外的貿易與投資是中國穩定的最佳保證。這觀點假定，雖然中國政府仍維持威權統治，然而一旦中國習於目前的國際社會規則與瞭解目前的國際系統是有利中國，則中國會表現出謹慎與負責的態度與政策立場。⁶⁹其實，這也呼應前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闡述中國為負責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一般。

二、區域霸權的合作性

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態勢已達到與中國面對面（*vis-à-vis*）的近距離情況。⁷⁰美國該如何對待中國，美國對此狀況要訂出長期的因應策略是有困難的。這比冷戰時期，作出對蘇聯的圍堵政策還要困難，因為對蘇聯威脅只集中于安全議題，而當今的中美關係則更為複雜與關係競合，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既有安全考慮也有經濟因素。⁷¹然而中國崛起也不必然就會啟動霸權轉移（hegemonic transition），美中的權力轉移也許不同於過去，因中國崛起所面對的國際秩序與先前崛起的國家所面對的並不相同。中國不只面對美國，它也面對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系統，這是一個開放性、整

⁶⁹ Zalmay Kbalilzad, Abram Sbulsky, Daniel Byman, Roger Cliff, David Orletsky, David Sblapak, Asbley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RAND Institute*,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2007/MR1082.pdf

⁷⁰ John Tkacik, "America's Stake in Taiwa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anuary 11, 2007,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upload/bg_1996.pdf

⁷¹ Stephen Bosworth, "U.S.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Asia," *Pacific Forum CSIS*, September 7, 2006,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pac0644.pdf>

合性、法規性（rule-based）且有廣闊而深厚的政治基礎，今日西方秩序是難於推翻但易於加入。如今，中國能完全接近這系統且帶來繁榮。雖然中國終將崛起，但西方秩序若管理得當也可能會繼續生存下去。美國必須強化規則與制度建構，使它易於加入但難於推翻。因此當中國的整合動機勝過反對時，則當美國或相當的強權勢衰之後，該體系仍會繼續存在。中國將逐漸在西方的秩序中運作而不是在這之外。⁷²

中國崛起與蘇聯不同，美蘇只在軍事領域對峙，今天的中美對峙除軍事外，還及於經濟及其他領域，因此對世界權力分配將帶來深遠影響。⁷³其實，中美間的合作與衝突是並存的，⁷⁴美中合作關係具有多層次、多面向的對話管道。例如美國與中共在「亞太經合會」有多邊架構下的雙邊高峰會；兩國外長與國務卿一年至少見三次（東協區域論壇、聯合國、亞太經合會）；兩國國防部長雖無每年定期會晤，但已多次互訪；兩國財政、商務部長的年會已舉行多年；這雖然並不意味兩國在所有問題都已一致，但美國認為與中共的接觸交往是「迎接共同挑戰的最好途徑」。⁷⁵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曾表示中美兩國處於建交三十年來最佳狀態，但中美間實在還稱不上是好友。不過自廿一世紀始，美國高層走訪東北亞已多次同時前往中、日、韓三國，這顯示中國雖非美國盟國，但雙方在國際事務的合作已變的愈來愈重要。中美兩國「共事」機會增加也使中共學習作負責任大國，這讓北京處理中美關係也愈來愈理性與成熟。⁷⁶

⁷²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2008),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80101faessay87102/g-john-ikenberry/the-rise-of-china-and-the-future-of-the-west.html>

⁷³ Ibid.

⁷⁴ 趙國材，〈十七大前後中共外交之總體形勢評估〉，《東亞研究》，第 38 卷第 1 期(2007)，頁 224。

⁷⁵ 林正義，〈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收錄於裘兆琳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2000》（台北：中研院歐美所，2002），頁 4~5。

⁷⁶ 《中國時報》，2004 年 10 月 26 日，版 4。

美中關係直接涉及亞太穩定和許多重大國際安全。冷戰後，中美戰略關係的基礎由聯合對抗蘇聯轉為在亞太地區發揮穩定的作用。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安全問題上，美國必須有中國配合。例如，大規模毀滅武器減少及擴散的危險、防止出現地區危機等等。冷戰結束後，美中關係的基礎不是削弱而是更寬廣，兩國間共同利益更為廣泛，包括全球的、地區的和雙邊的。⁷⁷其實，美中兩國並沒有像美蘇之間以前曾存在於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地緣政治、軍備競爭等方面的全面性與勢不兩立的衝突。冷戰後的美中關係，不是冷戰時期美蘇關係那種非敗即傷的緊張關係，而是一種互補的、某些方面可互相順應或調整的關係，故美國難以把對蘇俄扼阻的戰略照樣實施於中國。⁷⁸美中關係目前正邁向新方向，美中不僅互為全球的外交夥伴，更在經濟戰略對話架構下互為重要的經濟夥伴。然而檢視未來的美中關係發展仍有若干限制，例如在戰略認知上仍有差距，即美國維持「一超多強」的世界體系，雖然中國無意挑戰「一超多強」的世界體系，但卻期待美國在外交上揚棄「單邊主義」靠向「多邊主義」；戰略優先順序上也有歧異，即美國反恐、反擴散、北韓與伊朗核武，而中國則以反臺獨為首。其次，美中的互信基礎也有待加強，美國無意降低其亞太地位，然中國利用多邊機制嘗試降低美國的影響力；在安全戒心上，美國嚴格管制雙重用途物資與技術移轉中國。至於兩岸及美臺關係層面，儘管兩岸經貿關係熱絡，而美臺關係回歸穩定，但臺獨因素仍將牽動美中臺三邊互動。⁷⁹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一直處於衝突與互利交織的情況：在經濟領域的雙邊關係上，自從 2001 年中國加入WTO後已變成美國出口成長最快的市

⁷⁷ Gray Clyde Hufbauer, Jeffrey J. Schott and Kimberly Ann 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s Revisit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Washington D.C., May 1990), p.3

⁷⁸ *ibid.*, p.4.

⁷⁹ 尤本立，〈戰略環境變遷下 美中臺三邊關係的競爭與合作〉，《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4期（2007），頁56。

場，2006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成長了32%；⁸⁰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要透過聯合國解決問題必須爭取中國支持，而且中國是東亞的區域強權，有關東亞區域問題需要中國合作來解決，防止北韓發展核武問題就是個例子；在雙邊關係層次上，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來打擊毒品、槍枝走私及人口非法偷渡問題。此外，兩國雖然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但是兩國在雙邊、區域、及全球層次亦存在嚴重利益衝突。例如，中國違反智慧財產權、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已成為雙方衝突的來源。另外，美國一再批評中國破壞人權及限制宗教自由、希望中國推動民主改革、指責中國將飛彈或核武計劃轉移給流氓國家（rogue states）或潛在衝突地區，中國則對美國的和平演變策略充滿戒心，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及持續對台灣銷售武器等問題深感不滿，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及干涉主義行為當然不吝於批評。⁸¹這種既衝突又互利的特質使美中關係被美國學者形容是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或是一種易碎的關係（a fragile relationship）。⁸²但「金融海嘯」後，中美間的實力已有微妙消長，且國際社會更寄望中國負起「經濟火車頭」的角色。

⁸⁰ John Negroponte,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U.S.*, May 1, 2007,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0/neg050107.htm>

⁸¹ 林文程，〈美中台關係與台海安全〉，《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1期(2005)，頁54~55。

⁸²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La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三、危機管理與台灣議題

當今的國際關係學者經常問到的問題是，中美如何管理未來數十年的關係？然而，華府對中國崛起的觀點與態度是複雜的。⁸³藍普頓（David Lampton）指出，未來我們希望怎樣的中美關係，以及現在要如何作才能得到它。基本上，中美關係具有三種型態：建設性競爭、非建設性競爭與反建設性競爭。中美兩國應努力促成建設性競爭（productive competitors）使世界邁向更美好。⁸⁴其實，中美兩國已在危機管理上有所進展，如高層的熱線以及高階人員交流，且在中國已發展出廣泛的危機管理結構。⁸⁵中美間應共同合作來處理危機管理並創造兩岸關係的穩定環境，這對各方都有好處。⁸⁶中美兩國已深化其間的策略性合作（strategic cooperation）、增加經濟與貿易交流、強化對話機制（communication mechanisms），從非敵對走向更好的合作。鮑威爾指出，中美關係之好為歷史之最。中國政府則指稱中美關係已趨成熟，亦即中美關係走在健康與穩定的軌道。⁸⁷

當西方尤其是美國人談起中國崛起和中共加入國際機構並遵守遊戲規則時，往往使用兩種表述方式，而兩種表述都讓中共決策者很不舒服。第一種說法是，若中共打算成為國際組織正式夥伴，就須按照國際規則行事，這說法引起中共不安。例如誰制訂規則？國際準則和國際法與當前居支配地位的國家的政策間有什麼區別？這些規則會考慮中共的特點而行修改嗎？；第二種說法是，中共必須融入國際秩序。這又使中共擔心會受到影響與制約或被改變，或背負強加給它發達國家標準的沉重負擔。⁸⁸

⁸³ Philip Yang,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IX, No. IV (2006), p.13.

⁸⁴ David Lamp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mpetitors, Partners, or Both?" Delivered at *U.S. Foreign Policy Colloquiu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une 4, 2004, p1.

⁸⁵ *ibid.*, p.6.

⁸⁶ Jiemian Ya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To Where from He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26, no.2(2004), pp.139~143

⁸⁷ *ibid.* p.145

⁸⁸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Winter

至於台灣議題方面，華盛頓與北京間的摩擦並不限於戰略局勢的轉變，在柯林頓總統任內，雙方衝突的焦點包括武器移轉、貿易問題、人權問題以及臺灣問題等等，其中最棘手的便是臺灣問題。⁸⁹即就台灣議題而言，中美兩國還是聚焦於彼岸間的共同利益更甚於彼此的分歧而引起敵對。中美雙方都瞭解到，彼此的共同利益遠較彼此的分歧更廣泛，合作是促進戰略性經濟利益的最佳手段而非對立。中美雙方都不願挑戰對方的核心利益。⁹⁰2003年11月，鮑威爾指出，中國究竟選擇和平或強制(*coercion*)的方式來解決其與臺灣的歧異，將透露中國對鄰國或美國所欲尋求的角色為何。許多中國的鄰邦如日本、東南亞與印度也可能認同華府的評估，如果台海的軍事衝突發生，區域國家將認為中國是有意以武力解決其他的領土爭議。因此，中共領導人在將「和平崛起」轉化為政策與行動時，需要考慮亞洲鄰邦與區域間主要強權等因素。⁹¹

多數美國學者認為兩岸關係繼續維持現狀並不壞，臺灣若要繼續發展整體國力並加強與中共對話，則必須維持現狀才有可能。臺灣的安全不能建構在兩岸武力對抗的無限上綱基礎，也不能寄望在美國政府身上。⁹²本身的歷史情境、地理位置及外在國際政治演變等因素，使台灣的安全在過去五十年間與美中兩大強權息息相關，例如「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雙方開始長期對抗。此外，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為圍堵共產國家的向外擴張，在東亞以台灣做為圍堵共產主義擴張之一環。過去的歷史顯示，美中關係穩定時是台灣最繁榮與發展的時期，因此台灣能

1999/01), pp.23~33;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p.5~41; 丁永康, 〈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 建立單極霸權體系之挑戰〉, 《美歐季刊》, 第13卷第2期, 夏季號(1999), 頁161~180。

⁸⁹ 高朗, 〈美現實主義外交下的兩岸政策〉, 《國政評論》, 2000年12月18日, <http://www.npf.org.tw/particle-140-1.html>

⁹⁰ Jiemian Ya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To Where from Here?"

⁹¹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YaleGlobal*, 22 June 2004,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_article?id=4118&page=2

⁹² 吳榮鎮, 〈美國學界對兩岸談判的看法〉, 《共黨問題研究》, 第27卷第5期(2001), 頁15。

在國際上擁有發言分量的方法是經由與北京合作而非刺激北京，⁹³例如自2008年以來，兩岸所簽署的協議已為兩岸的雙贏與共榮奠下基礎。

伍、台灣的因應與自處：代結論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歷史性思考對中國的想法、文化認知與對外政策的理解都佔有重要角色。⁹⁴其實，中國的鄰邦總是在跟隨一個策略性的座右銘：最好的希望、最壞的準備。幾乎所有的鄰邦都在尋求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不論是政府間或在經濟領域都建立更實際的可操作性與正常化基礎。⁹⁵為因應中國的崛起與挑戰，美國正積極提升其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關係，除日本外，尚包括印度、中亞國家甚至外蒙。這些國家大多採取務實作法與各大國保持友善關係，⁹⁶沒有一個鄰邦試圖刺激中國在區域間的領導地位。⁹⁷基本上，中國的鄰邦都面臨對華關係不可避免的政策兩難（dilemmas）亦即面臨對美與對中的關係抉擇與考量。尤其在未來數十年內，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系統演變是主要的不確定性，同時沒有人想去關切長期而限制較短期利益，特別在經濟領域。這些鄰邦總是採取混合政策（mix of policies）以減少對華關係的潛在脆弱性與不確定性，其實混合策略的效果是在避免未來危機發生時的嚴重不利。⁹⁸

如何處理「崛起中國」的強大經濟實力以及中國如何整合進國際體

⁹³ 陳文賢，《美國與中共戰略互動下的台灣安全》（台北：一橋，2002），頁34~37。

⁹⁴ Weixing Chen and Yang Zhong,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3.

⁹⁵ Jonathan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a," *RAND Report*, http://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137/CF137.intro.pdf, p.1.

⁹⁶ 鄭麗文，〈什麼是臺灣安全新思維〉，《中國時報》，2006年7月6日，版A15。

⁹⁷ Jonathan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a," *RAND Report*, http://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137/CF137.intro.pdf, p.1.

⁹⁸ Jonathan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a," *RAND Report*, http://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137/CF137.intro.pdf

系？關於這兩者，一般國外觀察家總是存有複雜情緒（ambivalent），有些人看到廿世紀德國與日本的崛起而覺得衝突不可避免，有些人覺得國際狀態已改變，包容中國是可行的（feasible）。⁹⁹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指出，對中國的興起，其他國家已決定採取非對抗性的政策與交流。只有台灣雖然非霸權國家，但對大陸的政策卻搖擺不定。¹⁰⁰馬英九總統曾說，我們看待大陸，一方面是個威脅，因為有一千多枚飛彈對著台灣；一方面也是機會，所以我們要努力改善兩岸關係。¹⁰¹台灣相對於崛起的中國是弱小的一方。然而，國際社會的運作邏輯並不因弱小國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在權力政治的國際環境以及霸權國所型塑與主導的國際政經結構，弱小國只有調整自身的立國精神與態度方有可能生存並發展於世，才不為國際政治或現實權力所吞沒。¹⁰²在中國崛起的過程，臺灣議題的衝突性無疑是個負面因素，中美間應使臺灣議題達到三贏結果以避免衝突。對中美而言，管理臺灣議題是雙方共同的利益。然而美國也是關鍵因素，假如美國滑向雙方的任一邊都將對此方帶來很大利益，這可解釋臺灣與中國大陸持續不斷的努力以尋求華府支持以及在美國人民心中破壞對方形象。¹⁰³

⁹⁹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W.W. Norton, 1997)

¹⁰⁰ 趙建民，〈全球化與中國政治〉，《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2005年8月22日，
http://ics.nccu.edu.tw/document/newsletter/01_05.pdf

¹⁰¹ 李志德，〈馬英九看大陸：是威脅也是機會〉，《聯合報》，2009年6月12日，版A4。

¹⁰² 初國華，〈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兩岸談判：辜汪會談個案分析〉（台北：政治大學中山所博士論文 2007），頁 40。

¹⁰³ 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 – 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ummer 2004), pp.5~25.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專書

Supchai Panitchpakdi、Mark L.Clifford，江美滿譯，2002年，《中國入世：你不知道的風險與危機》，台北：天下。

VendulkaKubalkova，NicholasOnuf，PaulKowert 主編，2006年，《建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洪兵，2000年，《剖析美國利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陳舟，2002年，《美國的安全戰略與東亞》，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陳文賢，2002年，《美國與中共戰略互動下的台灣安全》，台北：一橋。

(二) 期刊著作

丁永康，1999年，〈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建立單極霸權體系之挑戰〉，《美歐季刊》，第13卷第2期，頁161~180。

尤本立，2007年，〈戰略環境變遷下美中臺三邊關係的競爭與合作〉，《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4期，頁41-56。

王昱婷，2004年，〈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全國新書資訊月刊》，6月號，頁23-25。

林文程，2005年，〈美中台關係與台海安全〉，《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1期，頁54~55。

林正義，2001年，〈美國東亞安全政策與預防外交〉，《戰略與國際研究》，第3卷第1期，頁29~30。

吳榮鎮，2001年，〈美國學界對兩岸談判的看法〉，《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5期，頁10-18。

陳岳，2005年，〈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一種層次分析法的解讀〉，

《外交評論》，第3期，頁93-99。

趙國材，2007年，〈十七大前後中共外交之總體形勢評估〉，《東亞研究》，第38卷第1期，頁213-274。

賴怡忠，2004年，〈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是問題還是事實〉，《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第10期，頁19-22。

蕭朝琴，1999年，〈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10期，頁36-43。

二、外文部分

(一) 專書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La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Jed Babbin and Edward Timperlake. *Showdown: Why China Wants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6).

Paul Hopper, *Living with Globalization*, (New York: Berg Publish, 2006).

Nichilas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2).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2004).

Weixing Chen and Yang Zhong, *Leadership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二) 期刊著作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p.7~45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1999), pp.23~33.

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YaleGlobal*, (2004),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4118&page=2>

Jiemian Ya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Sino-U.S. Relations: To Where from He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26, No.2(2004), pp.139~143.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2008), pp.23~37

John Negroponte,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U.S.*(2007),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0/neg050107.htm>

John Tkacik. "America's Stake in Taiwa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7).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upload/bg_1996.pdf

Jonathan Pollack, "Asian-Pacific Responses to a Rising China," *RAND Report*, http://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137/CF137.intro.pdf

Kerry Dumbaugh, "Taiwan-U.S. Political Relations: New Strains and Chang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6),
<http://www.ait.org.tw/en/accenter/accrs/focus/200706.htm>

156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30, April, 2010*

Philip Yang,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 4(2006), pp.13.

Richard Lebow, "Trans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Group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3(1997), pp.154~179.

Robert Sutter. "China Remains Wary of the U.S.-Led World Order." *YaleGlobal*, (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876>

Sblapak, Asbley Tell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RAND Institute*(2009)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2007/MR1082.pdf

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No.1(2006), pp.81~126.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No.1(1999), pp.5~41.

Yoichi Funabashi, "China's Peaceful Ascendancy," *YaleGlobal*,(2003),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3061>

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 – 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4), pp.5~25.